堅守國境之南　永不停止的創作者

# 郭漢辰
# 柏油路上的文學夢

文／翁翁　圖／許清河

他，一直寫，一直寫；固守屏東家鄉，從土地出發、持續前行，儘管沒有掌聲，更沒有人看好，但他依然堅守初心，透過創作，跟讀者訴說家鄉的故事……

郭漢辰分享在文學道路上的點滴故事。

很多人對作家這一行總懷著無限想像，總以為作家一定是很雅痞地生活著，在咖啡館裡優雅地寫稿、在芬芳的土地行走構思，或在僻靜的山野中禪修似地寫作。

最近讀了郭漢辰的《柏油路上的文學》，才彷彿被拉回現實，作家筆下的浪漫情懷可能就是在發燙的柏油路旁、空無一物的斑駁牆邊寫成的，也因為如此，文學的夢想也就更彌堅。

## 詩人的成長路

從小就在屏東市長大的郭漢辰，家門口就面對著一條筆直的柏油路，沒有清風徐徐的綠草地，也沒有早晨會有泥土香的田

堅持創作之路的郭漢辰。

園，成長過程和多數人一樣，在國中的時候就幾乎要被沉重的升學包袱壓垮。

「還好那時候認識了李白」，笑起來有些靦腆的郭漢辰，身體裡其實有些自閉的基因，他說，國中、高中之後，因為學校成績每下愈況，加上哥哥和弟弟的表現都太優秀，他常常有著無處可逃的困境，唯一的出口就是讀詩、寫文章。

少年的他常常在洗澡的時候，對著從浴室窗口透進來的月光高聲念唱著李白的〈將進酒〉，彷彿是要和月亮或是千年前的李白約定「與爾同銷萬古愁」。也許在那個時候，還沒有想過要成為作家，但是在那個單純又青澀的記憶裡，郭漢辰就知道，讀著〈將進酒〉與李白神交，就是最痛快的事。

16歲的他就曾嘗試寫過〈饅頭老六〉、〈莫那魯道之歌〉等長詩，每次上作文課，一篇文章就寫了半本作文本，文思泉湧連老師都記憶深刻，他還記得，那時候如果考試不會寫，他通常就是把考卷翻過背面來寫詩，彷彿就是要與既定的升學道路背道而馳。

有一回成績考差了，父親非常生氣地罵他：「如果不好好讀書，就去做黑手」，血氣正盛的他還為此一拳打破了家中的玻璃作為回答，父子兩人可能都沒有想到，「那一雙手的未來，連黑手都做不了，只能繼續地寫下去……」。

進入世新後，他加入了學校的洛城詩社，同時開始參加比賽，在周圍同學的眼裡，郭漢辰慢慢地有了詩人的身分，有一年參加了「鹽分地帶文學營」，上了葉石濤等大師的課程後，自己的作品又在文學營裡拿到第二名，在大師的引領之下，等於為他開啟了文學的視野，「從此大概就離不開文學了」，郭漢辰說。

## 創作的道路

文學創作聽來浪漫，但是文學之路卻是比想像艱辛許多，在退伍之前，郭漢辰的作品就曾在《創世紀》詩刊、《自立晚報》等發表過，他還記得520農民上街頭那一年，他投了一首關於520的詩到自立晚報，由於內容描述警察打學生，當時連鉛字都排好了，就是硬被撤換了下來，當時自晚的編輯還曾把鉛字稿保留送給他，就像是一個時代的印記，「我曾以詩參與」，郭漢辰說。

退伍後，他回到家鄉屏東當記者，一樣是拿筆的工作，所以他並沒有排斥太多，在鄉下雖然沒有像臺北一樣擁有豐富的資源，但是在跑新聞的過程中，郭漢辰從許多新聞事件及採訪對象身上看到了許多社會真象，對家人、對家鄉有了更疼惜的情感，2000年，他以散文〈重量〉拿下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獎散文第一名。

雖然記者的工作十分忙碌，他常常得追著颱風、活動或名人跑，但是在按下鍵盤的那一剎那，他總沒有忘記應該要為自己的創作開一個新視窗，也因此有好幾年的時間，他幾乎都是左手寫新聞、右手創作，寫完新聞、寫小說，靈魂就遊走在現實與超現實之間。

郭漢辰（右一）以「我手寫我鄉」之理念在文學創作上前進。

「雖然當時還不知道寫下去的目的是什麼，但就是停不了……」，郭漢辰最記得在結婚那幾年，常常因為寫稿寫到半夜，而被老婆罵到臭頭，也常常因為被邀稿單位逼稿而焦頭爛額。

後來剛好當時報業面臨大規模人事裁減，於是他選擇放棄記者的身分，回到最初文學的道路上。

## 沒有掌聲的前進者

在當了十多年的記者後，郭漢辰選擇重回學校念書，專心文學創作，聽起來如此單純的生活，應該是最適合文學家的，不過就像先前所說，文學的道路從來都不會是平順通暢的。

「讀研究所的那幾年，幾乎是我心情最down的時候」，辭去記者工作後，郭漢辰考上了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，念書的那兩年，他幾乎每天從屏東搭火車到臺南，但是功課的壓力、創作的壓力、還有生活的壓力，反而讓他的腳步愈來愈沉重，「每天都像個陌生的靈魂，在陌生的城市中移動」。

那幾年的創作路，他陸續拿下了臺北文學獎文學年金獎、打狗文學獎、寶島文學獎等多項大獎，但也因為比賽的獎金是他個人唯一的生活收入，讓他的得失心變得更重，無止盡地寫作、無止盡地投稿、再加上無止盡地等待，就彷彿成了文學創作者無止盡的磨難。

過去記者的工作是每天打開報紙就可以看到前一天努力的成果，但文學創作有更多的時候就像是「沒有掌聲的前進者」，尤其是對一個堅守南部的創作者而言，資源在臺北、市場也在臺北，有太多寂寞的夜裡，需要獨自一人敲著鍵盤匍匐前進。

在轉換成文學創作者後，郭漢辰多次這樣形容自己的選擇，「那是一條沒有人看好的道路，但如果沒有人往前走，就連一點可能都沒有了」。

在研究所念書的那段時間，他認識了葉石濤老師，有一段時間，郭漢辰去上學的

途中，會特別開車到高雄去載葉老，師生兩人再一起到研究所上課，「是認識了葉老，我才深刻體會，每個創作者為自己設定的道路都一樣艱難」。

## 以葉老為師

那段時間他大量地閱讀葉老的作品，深刻了解作家的生命力是在作家的作品裡，沒有人會記得這個作家得獎幾次，或者這個作家的創作之路是如何順遂，但偉大的作品永遠都會有人記得。

葉老一輩子都堅守文學的道路，他不止一次告訴郭漢辰「如果單靠寫作，那會餓死」，葉老一直鼓勵他繼續往博士班前進，至少在大學謀個教職，讓寫作更無後顧之憂，「人生需要有堅定的目標，才會有完整的自己」。

這一段與大師邂逅的歷程，成了郭漢辰創作路上重要的指標，雖然他終究沒有繼續考上博士班，但是在葉老的鼓勵下，創作的能量始終沒有斷過，看到葉老生前，僅僅只是面對著家中的一堵白牆就能不斷創作，他知道自己需要匍匐前進的道路還長得很，就前進吧！

也許是因為過去當記者的經驗，最近幾年，他就守在自己的家鄉堅持創作，愈來愈覺得創作者的創作其實和他生長的地方是分不開的，吳晟如此、葉石濤如此、陳冠學如此，而他自己就在家鄉，更應該寫家鄉。

於是他開始在家鄉推動地方書寫，結合土地與文字的力量，才能讓文學滋養家鄉，2011年他出版了《請和我一起閱讀土地的詩行》以屏東地景為主的詩集；去年更透過文化處及阿緱文學會進入校園推動「我手寫我鄉」。

去年他出版《沿著山的光景—屏東185線記行》，在地方獲得熱烈回響，許多守在沿山公路上的默默耕耘者，透過作家的筆，讓外界看到他們真切且躍動的靈魂，地方的人物、地方的風情，開始躍上書本，成為文學家筆下動人的情節。

## 我手寫我鄉

「如果你看過那個呼喚貓頭鷹的人，也有雙貓頭鷹的眼睛；如果你看過原住民藝術家是如何透過作品想念自己的太太；聽過鼻笛在森林中的悠揚笛聲，你就會知道，家鄉的一切原來如此動人」，說起沿山公路的人事物，郭漢辰的眼睛還會發亮。

回首自己的老家就在市區萬年溪畔、一條筆直柏油路的旁邊，沒有泥土的芬芳、沒有農村的黃金稻穗，但從書寫家鄉的過程中，郭漢辰已能理解，即使是柏油路上，也可以有豐厚的文學夢，家鄉就是所有靈感的來源。

intro

### 郭漢辰簡歷

郭漢辰，1965年生，屏東人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碩士，目前為文字工作者。作品豐富多樣，獲國內各項重要文學獎，為南臺灣中生代代表作家之一。出版詩集《屏東詩旅手札》；長篇小說集《記憶之都》；中篇小說集《回家》；短篇小說集《封城之日》、《誰在綠洲唱歌》、《剝離人》；散文集《和大山大海說話》、《幸福迎向死亡》、《沿著山的光影》、《穿走母親河畔》等跨領域創作。